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四十二回 以假為真誤拿要犯 將差就錯巧訊賊金

且說趙虎扮做化子，見跟的人多了，一時性發，他便拽開大步，飛也似的跑了二三里之遙。看了看左右無人，方將腳步放緩了，往前慢走。誰知方才眾人圍繞著，自己以為得意，卻不理會。及至剩了一人，他把一團高興也過去了，就覺著一陣陣的風涼。先前還掙扎的住，後來便合著腰兒，漸漸握住胸脯。沒奈何，又雙手抱了肩頭，往前顛跑。偏偏的日色西斜，金風透體，那裡還攔得住呢。兩隻眼睛東瞧西望。見那壁廂有一破廟，山門倒壞，殿宇坍塌，東西山牆孤立。便奔到山牆之下，蹲下身體，以避北風。自己未免後悔，不該穿著這樣單寒行頭，理應穿一分破爛的棉衣才是。凡事不可粗心。正在思想，只見那邊來了一人，衣衫襤褸，與自己相同，卻夾著一捆乾草，竟奔到大柳樹之下，揚手將草順在裡面。卻見他扳住柳枝，將身一縱，鑽在樹窟窿裡面去了。趙虎此時見那人，覺得比自己暖和多了，恨不得也鑽在裡面暖和暖和才好。暗暗想道：「往往到了飽暖之時，便忘卻了饑寒之苦。似我趙虎每日在開封府，飽食暖衣，何等快樂。今日為私訪而來，遭此秋風，便覺得寒冷之甚。見他鑽入樹窟，又有乾草鋪墊。似這等看來，他那人就比我這六品校尉強多了。」心裡如此想，身上更覺得打噤兒。

忽見那邊又來一人，也是襤褸不堪，卻也抱著一捆乾草，也奔了這棵枯柳而來。到了跟前，不容分說，把草往裡一拋。只聽裡面人哎喲道：「這是怎麼了？」探出頭來一看，道：「你要留神點呀！為何鬧了我一頭乾草呢？」外邊那人道：「老兄恕我不知。敢則是你早來了。沒奈何，勻便勻便。咱二人將就在一處，又暖和，又不寂寞。我還有話合你說呢。」說著話，將樹枝扳住，身子一縱，也鑽進樹窟之內。只聽先前那人道：「我一人正好安眠，偏偏的你又來了，說不得只好打坐功了。」又聽後來那人道：「大廈千間，不過身眠七尺。咱二人雖則窮苦，現有乾草鋪墊，又溫又暖，也算罷了，此時管保就有不如你我的。」

趙虎聽了，暗道：「好小子！這是說我呢。我何不也鑽進去，作個不速之客呢？」剛然走到樹下，又聽那人道：「就以開封府說吧，堂堂的首相，他竟會一夜一夜大睜著眼睛，不能安睡。難道他老人家還短少了暖牀熱被麼？只因國事操心，日夜焦勞，把個大人愁得沒有睏了。」趙虎聽了，暗暗點頭。又聽這個問道：「相爺為什麼睡不著呢？」那人又道：「怎麼你不知道？只因新近宮內不知甚麼人在忠烈祠題詩，又在萬壽山殺命，奏旨把此事交到開封府查問細訪。你說這個無影無形的事情，往那裡查去？」忽聽這個道：「此事我雖知道，我可沒那末大膽子上開封府。我怕惹亂子，不是頑的。」那人道：「這怕甚麼呢？你還去甚麼呢？你告訴我，我幫著你好不好？」這人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我告訴你。前日咱們鼓樓大街路北，那不是吉升店麼？來了一個人，年紀不大，好俊樣兒，手下帶著從人騎著大馬，將那末一個大店滿占了。說要等他們伙伴，聲勢很闊。因此我暗暗打聽，只是聽說此人姓孫，他與宮中有什麼拉攏，這不是這件事麼？」趙爺聽見，不由得滿心歡喜，把冷清付於九霄雲外，一口氣便跑回開封府，立刻找了包興，回稟相爺，如此如此。

包公聽了不能不信，只得多派差役跟隨趙虎，又派馬漢張龍一同前往，竟奔吉升店門。將差役安放妥當，然後叫開店門。店裡不知為何事，連忙開門。只見楞翁趙虎當先，便問道：「你這店內可有姓孫的麼？」小二含笑道：「正是前日來的。」四爺道：「在那裡？」小二道：「現在上房居住，業已安歇了。」楞翁道：「我們乃開封府奉相爺鈞諭，前來拿人。逃走了，惟你是問。」店小二聽罷，忙了手腳。楞翁便喚差役人等。叫小二來，將上房門口堵住。叫小二叫喚，說：「有同事人找呢。」只聽裡面應道：「想是伙計趕到了，快請。」只見跟從之人開了窗扇，趙爺當先來到屋內。從人見不是來頭，往旁邊一閃。楞翁卻將軟簾向上一掀，只見那人剛才下地，衣服尚在掩著。趙爺急上前，一把抓住，說道：「好賊呀！你的事犯了。」只聽那人道：「足下何人？放手。有話好說。」趙虎道：「我若放手，你不跑了？實對你說，我們乃開封府來的。」那人聽了開封府三字，便知此事不妥。趙爺道：「奉相爺鈞諭，特來拿你。若不訪查明白，敢拿人麼？有甚麼話，你只好上堂說去。」說罷，將那人往外一拉，喝聲：「捆了！」又吩咐各處搜尋，卻無別物，惟查包袱內有書信一包。趙爺卻不認得字，將書信摺在一邊。

此時馬漢張龍知道趙虎成功，連忙進來，正見趙爺將書信摺在一邊。張龍忙拿起燈來一看，上寫「內信兩封」，中間寫「平安家報」，後面有年月日，「鳳陽府署密封」。張爺看了，就知此事有些舛錯。當著大眾不好明言，暗將書信揣起，押著此人，且回衙門再作道理。店家也不知何故，難免提心吊膽。

單言眾人來到開封府，急速稟報了相爺。相爺立刻升堂。趙虎當堂交差，當面去縛。張龍卻將書信呈上。包公看了，便知此事錯了。只得問道：「你叫何名，因何來京？講！」左右連聲催喝。那人磕頭，碰地有聲。他卻早已知道開封府非別的衙門可比，戰戰兢兢回道：「小人乃……鳳陽府太守孫……孫珍的家人，名喚松……松福，奉了我們老爺之命，押解壽禮給龐太師上壽。」包公道：「甚麼壽禮？現在那裡？」松福道：「是八盆松景。小人有個同伴之人名喚松壽，是他押著壽禮，尚在路上，還沒到呢。小人是前站，故此在吉升店住著等候。」包公聽了，已知此事錯拿無疑。只是如何開放呢？此時趙爺聽了松福之言，好生難受。

忽見包公將書皮往復看了，便問道：「你家壽禮內，你們老爺可有甚麼夾帶？從實訴上來。」只此一問，把個松福嚇得抖衣而戰，形色倉皇。包公是何等樣人，見他如此光景，把驚堂木一拍，道：「好狗才！你還不快說麼？」松福連連叩頭，道：「相爺不必動怒，小人實說，實說。」心中暗想道：「好利害！怨的人說開封府的官司難打，果不虛傳。怪道方才拿我時，說我事犯了。若不訪查明白，如何敢拿人呢？這些話明是知道，我如何隱瞞呢？不如實說了，省得皮肉受苦。」便道：「實係八盆景，內暗藏著萬兩黃金。惟恐路上被人識破，故此埋在花盆之內。不想相爺神目如電，早已明察秋毫，小人再不敢隱瞞。不信，老爺看書信便知。」包公便道：「這裡面書信二封，是給何人的？」松福道：「一封是小人的老爺給小人的老太爺的，一封是給龐太師的。我們老爺原是龐太師的外孫。」包公聽了點頭，叫將松福帶下去，好生看守。

你道包公如何知道有夾帶呢？只因書皮上有「密封」二字，必有怕人知曉之事，故此揣度必有夾帶。這便是才略過人，心思活潑之處。

包公回轉書房，便叫公孫先生急繕奏摺，連書信一並封入。次日進朝，奏明聖上。天子因是包公參奏之摺，不便交開封審訊，只得著大理寺文彥博訊問。包公便將原供並松福俱交大理寺。文彥博過了一堂，口供相符，便派差人等前去要截鳳陽太守的禮物，不准落於別人之手。立刻抬至當堂，將八盆松景從板箱抬出一看，卻是用松針紮成的「福如東海壽比南山」八個大字，卻也做的新奇。此時也顧不得松景，先將「福」字拔出，一看裡面並無黃金，卻是空的。隨即逐字看去，俱是空的，並無黃金。惟獨「山」字盆內，有一個象牙牌子，上面卻有字跡，一面寫著「無義之財」，一面寫著「有意查收」。文大人看了，便知此事詭異。即將松壽帶上堂來，問他路上卻遇何人？松壽稟道：「路上曾遇四個人帶著五六個伴當，我們一處住宿，彼此投機，同桌吃飯飲酒。不知怎麼沈醉，人事不知，竟被這些人將金子盜去。」文大人問明此事，連象牙牌子回奏聖上。

聖上就將此事交包公訪查。並傳旨內閣發抄，說：「鳳陽府知府孫珍年幼無知，不稱斯職，著立刻解職來京。松福松壽即行釋放，著無庸議。」龐太師與他女婿孫榮，知道此事，不能不遞摺請罪。聖上一概寬免。惟獨包公又添上一宗為難事，暗暗訪查，一時如何能得。就是趙虎聽了旁言誤拿了人，雖不是此案，幸喜突出藏金，也可以減去老龐的威勢。

誰知龐吉果因此事一煩，到了生辰之日，不肯見客，獨自躲在花園先月樓去了。所有來客，全托了他女婿孫榮照料。自己在園中，也不觀花，也不玩景，惟有思前想後，歎氣嗒聲。暗暗道：「這包黑真是我的對頭。好好一樁事，如今鬧的黃金失去，還帶累外孫解職。真也難為他，如何訪查得來呢？實實令人氣他不過！」正在暗恨，忽見小童上樓稟道：「二位姨奶奶特來與太師上壽。」老賊聞聽，不由得滿面堆下笑來，問道：「在那裡？」小童道：「小人才方在樓下看見，剛過蓮花浦的小橋。」龐賊道：「既如此。他們來時，就叫他們上樓來罷。」小童下樓，自己卻憑欄而望。果見兩個愛妾姪紫嫣紅，俱有丫鬟攙扶。他二人打扮的袅娜

娜，整整齊齊，又搭著滿院中花紅柳綠，更顯得百媚千嬌，把個老賊樂的老老家都忘了，在樓上手舞足蹈。登時心花大放，把一天的愁悶俱散在「哈密國」去了。

不多時，二妾來到樓上，丫鬟攙扶步上扶梯。這個說：「你踩了我的裙子咧！」那個說：「你碰了我的花兒了。」一陣咕咕呱呱，方才上樓來，一個個嬌喘吁吁。先向太師萬福，稟道：「你老人家會樂呀，躲在這裡來了。叫我們兩個好找，讓我們歇歇，再行禮罷。」老賊哈哈笑道：「你二人來了就是了，又何必行甚麼禮呢？」夭紫道：「太師爺千秋，焉有不行禮的呢？」嫣紅道：「若不行禮，顯得我們來得不志誠了。」說話間，丫鬟已將紅氈鋪下。二人行禮畢，立起身來，又稟道：「今晚妾身二人在水晶樓備下酒肴，特與太師爺祝壽。務求老人家賞個臉兒，千萬不可辜負了我們一片志誠。」老賊道：「又叫你二人費心，我是必要去的。」二人見太師應允必去，方才在左右坐了。彼此嬉笑戲謔，弄得個老賊醜態百出，不一而足。正在歡樂之際，忽聽小童樓下咳嗽，胡梯響亮。

不知小童又回何事，下回分解。